



军旗在【战场】上飘扬

□ 余佑学

曾经是兵，难忘沙场秋点兵。如今依然是个兵，军旗飘扬守初心。在野战部队，我当过炮兵、步兵、工程兵。调回省军区系统后，远离了真枪实弹的“演练场”，“兵味”略减，“战场”转换，刚开始很不适应地方部队的生活和作息规律，一度有些失望。很快当时的政委和参谋长找我谈话，语重心长的告诉我：“党管武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也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兵预备役部队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照样发挥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尤其是咱们安康地区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不仅大有作为，而且已经是大有可为了！”

随即郭邦贵政委将他亲自撰写的《垒石坎坎造金碗碗——陕西省白河县民兵修田造地建新功》的经验材料递给了我。好家伙1万多字的材料，人物个性鲜明，事迹可圈可点，大干苦干坚持干的民兵们改造旧山河，治穷治愚奋发图强的英雄谱跃然纸背……过后不久，《陕西日报》《人民军队报》《西北民兵》《解放军报》等中央和省市媒体大篇幅地报道了白河县民兵率先垂范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的先进事迹。次年，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莅临白河县参加了现场会，军分区作为参建单位向国家相关部门和省军区作了专题交流发言。

党管武装好传统，各方精英竞风流。安康地区人武系统历来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和军分区首长的关心支持下，全区的党管武装和民兵参建宣传工作走在了陕西省军区系统的前列。通过深入采访，一大批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先后被媒体报道。《再穷不能穷武装——专访安康市委书记（当时的小安康市）段吾勇》《与高玉宝齐名的战士作家崔八娃》《军烈属留恋光荣牌》《军营里的实干家》《决不埋头苦干的人吃亏》《你从山中来……》《爱家乡 建家乡 强武装——我区十万民兵“长廊”铸辉煌》等一批批民兵参建典型事迹先后在《安康日报》《陕西日报》《人民军队报》《西北民兵》《中国国防报》《解放军报》上刊登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区广大民兵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的热情。

安康民兵立足当地实际，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先进事迹和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用“冲锋陷阵”的主动作为，积极有为，用“作为换地位”，不仅有效提升了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战斗力、影响力，也让更多群众认识到和平时期这支队伍在抗洪抢险、突发自然灾害等急险重任务面前的担当和责任，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奉献和付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岚皋县官元区基干民兵营绿化鸡蛋梁的壮举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1993年3月3日，官元区基干民兵营指导员胡润泽被授予“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称号。我们采写的《“鸡蛋梁”上铸辉煌》通讯稿被《中国国防》杂志社1996年第1期采用。此后，共和国先后有中央委员、总参谋长傅全有、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王志成等8位将军千里迢迢来这里检阅民兵们创造的“战斗”成果。看到官元区基干民兵营“造下一片林，留下一批人，富裕一方民”宏大现场，留下了“绿化山河，造福人类”的命笔。

脱下军装仍是兵，人生处处是战场。1998年我转业走进了人民银行最基层的县支行工作。记得我刚进行的头2年，整天在保卫股守库值班，工作枯燥、乏味。

抱怨地坐着，不如站起来“歌唱”。我要在央行广阔的天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行领导把他们珍藏的宝贝《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经济学》等书籍借给我，一有空就对我进行“面授”。业务股长、专业骨干也把他们的《金融法律知识》《金融知识实务手册》《金融监管业务指南》送到我手上，此时的金融专业书籍成为我的精神食粮，手头、桌边、床头到处都是这些“好伙伴”。平凡简单的工作，慢慢变得丰富滋润起来，知识更新观念，学习提升能力的好奇心，引领我不断打开一个又一个“金融问号”。

随着我金融知识的丰富和增长，我开始把所见所思所想诉诸笔墨，写成文章，由于发稿量大质优，不仅很好宣传了人民银行的中心工作，也彰显了央行的履职绩效。领导看我这个“兵”在不适应中适应较快，在角色转换中变化较大，向我推荐大量的“金融活素材”，让我“笔下生花”，让我“巧媳有米”。为了充分发挥我的“特长”，组织上一次又一次给予我锻炼提高的机会，让我在金融监管岗位上上学金融，学统计，运用金融；让我在办公室文办会办事，学会更好的沟通与协调；让我在宣传岗位上为金融支持和高效履职“鼓与呼”，让我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学习党的纪检业务，增强执纪监督能力。

2015年，组织上还委以重任让我担任一个县支行的主要负责人，一干就是4个年头，在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支行连续3年在上级行的目标考核中获得先进单位。现如今，每当我静静回味自己在央行的工作历程，一路走来，虽然付出了艰辛、汗水和泪水，但更多的感觉却是生活的充实、工作的欢快和心灵的丰盈。

部队给我一个舞台，我还央行一个精彩。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我将牢记军队光荣传统，让人生的正能量在热爱央行、感恩央行、建设央行的事业中继续“用战斗的姿态，当好一个兵！用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去服务央行，回报社会！”

温家油坊

□ 唐小明

温家油坊在汉滨区洪山镇29公里处，有着200多年历史。我是上小学时在这里住过两年，经常听到油坊“呼、呼”的榨油声，还有外爷、大舅的高嗓门，饥荒年景能闻到油香味，就知道这是一户殷实人家。

而今温家油坊根基还在，地面建筑已破败不堪。残存遗迹所剩无几，只有外爷外婆的石炭炉子还在，外爷外婆的照片还在，曾经进出的小木门还在，其它就是脑海中残存的记忆！

温家油坊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一拜年，我们要走三十里山路，一个扁担一头挑着米，一头挑着肉，先到舅家吃，再到外婆家，外婆杀鸡做好菜摆在桌上，石炭炉子烧的火热，喊上几个老表划起拳来，外婆的石炭炉子温暖了我童年的记忆！

一年暑假，紫阳二姨家的劲松，安康二舅家的小莉，我们三个小伙伴在温家油坊渡过了一个暑期，我和劲松打架，我是农村的，身体壮力气大，劲松是紫阳县城的，身体单薄，经常让我打得抹着眼泪去告状，外婆处罚我不让吃饭，让吃青辣子炒苦瓜，苦瓜又辣又苦，难以下咽，没想到人到中年辣子炒苦瓜成了我的最爱。

小莉是安康城的，扎了两个小辫，皮肤很白，眼睛特别大，一次冬天我带她到沟里抓鱼，鱼没抓到，小莉手冻得通红，我想抓住她的手给她暖热，她害羞的把手抽了回去，童心朦胧的情感萦绕了半生，直到现在我仍对白皮肤大眼睛的美女有一种久违的好感！

在社会上经历了很多事，受了很多挫折，但外婆的好永远烙在我的心中，无论我想怎么表述，怎么描写，都表达不了我对外婆家的感情，想得深了，眼泪就流了下来。外婆温家油坊是我的乡愁，是我心灵深处最甜蜜的慰藉，这种抚慰能够疗伤！

两年前，温家油坊四合院还在，老门还在，两个牌匾还在，我想和表兄妹们出点钱重振温家油坊，把老土房子维修一下，买两台榨油机，租几百亩撂荒地种油菜，牌子就是温家油坊，我跑了一两个月，最后有高人指点，我又是外甥隔了一层，温家油坊项目胎死腹中，成了我这半生的一个遗憾！

这两天我又路过温家油坊，故地重游百感交集。房子已经倒塌了，老大门也不在了，只有外婆的石炭炉子还在，老锅灶、水缸还在，我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抽烟，觉得外爷外婆就在我的眼前，我要去拉他们的手，却怎么也拉不着，看来我这个外孙没有当好，温家油坊的破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温家油坊虽然残存无几，但山水依旧，下河的石坎子依旧，远观外爷外婆的坟墓，觉得青山滴翠，坟前的桂花树葱茏茂盛，半山腰间云雾缭绕。

从废墟里找出外婆的一张镜框照片，玻璃已破，但照片完好，外婆慈眉善目，拄着拐杖，身后是翠绿的芭蕉树，我把相框擦干净带回去留个念想，也把乡愁永远的根植心中！



曾经是兵，难忘沙场秋点兵。如今依然是个兵，军旗飘扬守初心。

在野战部队，我当过炮兵、步兵、工程兵。调回省军区系统后，远离了真枪实弹的“演练场”，“兵味”略减，“战场”转换，刚开始很不适应地方部队的生活和作息规律，一度有些失望。很快当时的政委和参谋长找我谈话，语重心长的告诉我：“党管武装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也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兵预备役部队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照样发挥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尤其是咱们安康地区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不仅大有作为，而且已经是大有可为了！”

随即郭邦贵政委将他亲自撰写的《垒石坎坎造金碗碗——陕西省白河县民兵修田造地建新功》的经验材料递给了我。好家伙1万多字的材料，人物个性鲜明，事迹可圈可点，大干苦干坚持干的民兵们改造旧山河，治穷治愚奋发图强的英雄谱跃然纸背……过后不久，《陕西日报》《人民军队报》《西北民兵》《解放军报》等中央和省市媒体大篇幅地报道了白河县民兵率先垂范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的先进事迹。次年，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莅临白河县参加了现场会，军分区作为参建单位向国家相关部门和省军区作了专题交流发言。

党管武装好传统，各方精英竞风流。安康地区人武系统历来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和军分区首长的关心支持下，全区的党管武装和民兵参建宣传工作走在了陕西省军区系统的前列。通过深入采访，一大批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先后被媒体报道。《再穷不能穷武装——专访安康市委书记（当时的小安康市）段吾勇》《与高玉宝齐名的战士作家崔八娃》《军烈属留恋光荣牌》《军营里的实干家》《决不埋头苦干的人吃亏》《你从山中来……》《爱家乡 建家乡 强武装——我区十万民兵“长廊”铸辉煌》等一批批民兵参建典型事迹先后在《安康日报》《陕西日报》《人民军队报》《西北民兵》《中国国防报》《解放军报》上刊登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区广大民兵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的热情。

安康民兵立足当地实际，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先进事迹和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用“冲锋陷阵”的主动作为，积极有为，用“作为换地位”，不仅有效提升了民兵预备役部队的战斗力、影响力，也让更多群众认识到和平时期这支队伍在抗洪抢险、突



1983年7月31日那场特大洪水后，兰州部队的战士赶赴灾区抗洪抢险。官兵们不畏困难，连日开奋战在老城区里。在集合待命中，这位战士手受伤了，但是他轻伤不下火线，依然投入到救现场中。

李西平 摄

“7.31”洪水“影”记

□ 邱永锡

1983年7月31日，是安康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当日傍晚时分，洪水已淹没了安康汉江大桥桥面（图一），大桥的防洪门闸门正在下落（图二），安康县公安局的干警，在西关金川街紧急组织群众撤退到安全地带。接到命令后，人们扶老携幼纷纷出城（图三）。

8月2日，居住在老城区群众，撤退到雷神殿以上的安全地带。特大洪水过后的安康城区一片“湖泊”，人们撑住木筏子在水中前行（图四），解放军战士在臭泥中把寻找被洪水夺去生命的同胞（图五）。



还弥漫着清新的泥土芬芳。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栽秧了，这可是农家的大喜事啊。栽秧一般都会以互助帮工的形式进行，是要请喝栽秧酒的。到了栽秧那天，人们一般是早上拔秧苗，中午栽秧，到了下午便早早放了工，人们在八仙桌前坐定，开始品尝主人精心准备的“八大件”酒席，共同展望一年的丰收年成，来个一醉方休。前后不到十天，家乡几百亩水田里全都栽上了秧苗，碧绿一片。等到秧苗扎下根后，秧田是一个样，秧苗渐渐粗壮，颜色也变得深绿，不少人家开始薅秧、施肥。

自从有了这个水库，我的家乡就成了全乡唯一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地方。人们都说成都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成了天府之国，胡家坪因为有了漆树湾水库成了小江南。遗憾的是这些年来随着打工潮的兴起，种田成本的增加，家乡的人们不再种田了，我每次回到老家，看到那些大片农田荒芜，不免心有戚戚焉。真心希望这些良田能够流转到一些安心种田的庄稼人手里，重新焕发生机。

水润汉江

家乡的水库

□ 谭照楚

老家胡家坪，土地平展、肥沃。在农业大寨的年代里，家乡人靠双手，靠肩挑背扛，修建了大量的农田，达到了人均一亩水田的最高纪录。只是这些农田中除了小部分水田外，大部分都是旱田，这些旱田要取得收成往往要靠老天爷眷顾；最好是赶在插秧时节，能下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雨，让田里能及时关上水，把秧苗栽下去，就算成功了一半；秧苗栽下后，还要祈祷不能长时间干旱，需要隔三差五的下下雨，保持田里的水分不大减。这种靠天吃饭的时间持续了很多年，农田里的水稻收与不收，似乎交替进行着。这种下赌注似的种庄稼方式，让农人们很无奈，也很受伤。然而，土地始终是农民的命脉，他们侍弄庄稼就好比是照看自己的儿女，总不至于因为子女不听话就放弃照管吧！

听说要建修水库了，地点就在漆树湾！一时间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公社。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长安公社准备举全公社之力，要在漆树湾修建一个水库，解决勇敢大队和前进大队农田用水问题。

公社很快就发出了号召，要求所有的大队都要出工出劳，轮流派出施工人员，由所在的生产队里记工分。我那时

每到农闲时节，我们的生产队长总会带领着每家的壮劳力开始检修堰渠，他们每天早出工，很晚才放工休息。在修建水库的同时，通往勇敢大队、前进大队的堰渠也同步施工了。人们逢山爆破挖渠，遇沟搭桥建渠，水沟挖好后，用石灰、水泥搅拌的沙石料把沟渠堵得光光堂堂，确保不漏水、不渗水。

到了约定的放水时候，生产队长会周密安排好几条线路的给水时间，确保几百亩水田都能雨露均沾，不会厚此薄彼。

他总是笑眯眯地说：“大家都不要抢，家家都有份，我保证你们每家都能关上水，我自家的放水时间安排到最后，我都不着急，你们急个什么哟？”话虽说如此，但是人们还是不敢马虎，到了放水时节，他们总是拿着装有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像卫兵一样不间断地巡视在自家的田间地头，防止有人挖田坎缺土，也防止因为灌水太多胀垮了自己的田坎。短短三五天时间，家家户户的水田里都蓄上了水。每当那个时候，放眼田野，全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有犁田打耙的，有修护田坎的，有在田里倒农家肥的……到了夜间，只听见蛙声一片，空气中

还弥漫着清新的泥土芬芳。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栽秧了，这可是农家的大喜事啊。栽秧一般都会以互助帮工的形式进行，是要请喝栽秧酒的。到了栽秧那天，人们一般是早上拔秧苗，中午栽秧，到了下午便早早放了工，人们在八仙桌前坐定，开始品尝主人精心准备的“八大件”酒席，共同展望一年的丰收年成，来个一醉方休。前后不到十天，家乡几百亩水田里全都栽上了秧苗，碧绿一片。等到秧苗扎下根后，秧田是一个样，秧苗渐渐粗壮，颜色也变得深绿，不少人家开始薅秧、施肥。

自从有了这个水库，我的家乡就

成了全乡唯一一个旱涝保收的好地方。

人们都说成都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成了天府之国，胡家坪因为有了漆树湾水库成了小江南。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随着打工潮的兴起，种田成本的增加，家乡的人们不再种田了，我每次回到老家，看到那些大片农田荒芜，不免心有戚戚焉。

真心希望这些良田能够流转到一些安心种田的庄稼人手里，重新焕发生机。

水润汉江

有奖征文

水润汉江

水润汉江